

天堂

思念祖国的青山
思念祖国的绿水
思念各民族的情谊
思念大家庭的温馨
思念东海的渔火
思念昆仑的雪莲
思念鄂尔多斯的牛羊
思念曾母暗沙的鱼群

探亲族

方培元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25
2254

天堂

思念祖国的青山
思念祖国的绿水
思念各民族的情谊
思念大家庭的温馨
思念东海的波
思念昆仑山
思念...

探亲族

方培元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探亲族 / 方培元 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6 (金融文学丛书)

ISBN 7-5039-2778-X

I. 天… II. 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845 号

天堂探亲族

作 者: 方培元

责任编辑: 程晓红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一号(100029)

网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话: (010) 64813348 64813346(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7-5039-2778-X/I·1261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刘富道

方培元先生属于那种一经认识就让人记住的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湖北京山的笔会上，相处短短3天时间，每天都能听到他用以佐餐的民间故事。当时和以后很多年他都是大荆楚的文化官员，同时也是我省资深的民俗专家。他的豁达性格和诙谐语言，留给我太深的印象。第二次同他见面，是在他入住我们省文艺家大院之后，这时我们已经睽违10年之久。但是，在过去的10年间，每每听到一些来自荆楚一带的民间故事，我都会疑为出自方先生之口。及至第二次见面，我们都有相见恨少之慨。从此，我们不再是神交，而是过从甚密，并常有机会在一起小酌，席间最受欢迎的一道菜，就是他所讲的故事。

他的故事竟有1000个之多，这是他拥有的一大笔财富。

现在培元兄已经赋闲了，赋闲的日子并不寂寞。首先是将旧作编为一本文章集面世了。以后的事情，就是要对他肚子里装着的1000个故事有个交代。他还有过两次美国之行，

一次为公务考察，一次为自费探亲，其间对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此他写过一些散文，但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写成这部《天堂探亲族》。

《天堂探亲族》属于何种文体？他在本书后记中写道：“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长篇记述文章：因为里面拉拉杂杂的记述的是美国的一些人文景观和社会风情，描写的尽是一些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所产生的点点火花。”培元兄身为原创故事高手，但他坦言，如果没有生活原型，他是编不出这些故事来的。以往我每次听他讲的故事，都有明确的时间、具体的地点、真实的人名，如同讲述真人真事一样。他的所有原创故事，肯定都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也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天堂探亲族》的手法依旧，所叙之事大体皆有之，只是所写之人皆易其名，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定位为纪实小说。

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有个勿庸讳言的现象，美国人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部分人不可或缺的参照系：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是怎么看的？这样的事情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比较和思索中，寻找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很多“人之常情”遭遇到质疑或颠覆。是耶非耶？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天堂探亲族》这本书，写出了中国人在美国大地的生活中，所直接经历的种种境遇，所亲身感受的种种尴尬，当然还有不可回避的对于两种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思索。譬如中国有句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而在美国礼重了就送不出去。在那边你送人家一个小礼物，受赠者会乐于接受。如果你送的是一幅中国字画，美国人知道这是很珍贵的，就会要给你

付费,你当然不会接受,用中国话说,这比骂人还要厉害。那么达成妥协的惟一办法就只有原物带回。这样的事情在国人看来实在匪夷所思了。方培元先生正是从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切入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表现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处世哲学的格格不入的差异,演绎两种文化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也有许多可供国人思考的现象。这部书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模式、消费理念、民主制度、自由口号、宗教信仰、教育方式、环保意识、生育观念等等,以及政治寡头的谎言与平民百姓的率真,无一不包罗其中。这部书很像一本美国知识手册,国人完全可以当作《旅美指南》来读。

我熟悉方培元先生,我读这部作品很容易看到它的自传性成分,主人公方园的身世可以说就是方培元的身世,另一位主要人物陈达夫学识广博、善于思辩,也可以说就是方培元人格的化身,至于探亲族每位成员讲述的故事,其实都是方培元的故事。培元兄从政多年,后期在大荆楚的市人大任职,对于中国国情和民情自然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的两次赴美,无论因公因私,都是带着问题去的。他在探亲族及其在美亲属之间,搭建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广泛地探寻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些讨论,没有主持人,也没有结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听听是不无裨益的。

美国是个天堂吗?作者的最终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差不多所有赴美的探亲族成员,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原因何在?其一,故土难离,思乡心切。其二,生活不习惯。

其三,为了实现强国的理想。美国好不好,都是美国人的美国,其实不能用一个肯定词或否定词来判断。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最多的赌场,然而一个正宗的美国人——中国的女婿大卫——对中国国粹麻将发出了严厉的批判。这就是美国。当方园听到大卫的妻子——中国女子小英——请求他们“大人不计小人过”时,方园安慰说:“孩子,不要说了。我们来美国过了这一段日子也见识了不少,冷静地想一想人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观察视角、思维模式、处事原则、交往尺度等等方面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这是发自本书作者方培元先生心底的声音。

受培元兄之托,我逐字逐句读过了这部书稿,尽了一点校对之劳,享受到了先睹之快。写上这些文字,权当作序吧。方先生胸怀故事上千之巨,本书所用者寥寥可数,其余者何日面世,我相信这是所有读者的殷切期待。

写于 2004 年岁末

1. 方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偕老伴叶美和其他乘客一样，静静地坐在上海虹桥机场出境候机室里。他透过玻璃幕墙，看见一架架飞机在降落，一架架飞机在起飞，内心也像这些起降的飞机一样，七上八下，起起降降：该不会找错登机入口吧，该能准时登机吧？他不时扭转头来看看老伴，老伴叶美却显得若无其事，十分平静地摆弄着随身携带的坤包。不一会，候机室里喇叭中传出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女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乘坐 FLP583 号飞机去洛杉矶的旅客前往 2 号登机口登机。”

方园不敢旁骛地听着播音员又用英语广播了一遍，便随着登机的人群，顺利地登上了飞机，找到了他俩的坐位，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入了座位上方的行李仓。坐好后，一颗忐忑的心总算逐渐平静下来。他呷了一口随身携带的饮料，便环顾飞机前后，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叹：格狗日的，好大的飞机呀！叶美用肘子拐了方园一下，双眼瞟了瞟周围，示意他小声一点。方园立即意识到：第一次去美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过于外露，会惹旁人笑话的，便不再言语了。

飞机嗡嗡嗡地滑上跑道，哧……飞机开始加速，飞速前冲，机头高昂，只听“唿”地轻轻一响，飞机就离开地面腾空而起，眨眼功

夫，飞机转弯爬高，很快切入自己的航道，平稳地飞行在蓝天白云之间。

方园在国内多次出差，也坐过几次飞机，如号称空中拖拉机的安-2，四个涡轮发动机的肖特，时速1000公里的波音737，然而，乘坐如此宽敞舒适的大飞机，的确是第一次。兴奋之中，他拿起笔记本写着什么，竟然没有感觉到自己乘坐的飞机已经飞上了祖国的蓝天。机翼下的白云飘浮，透过云罅可见阡陌逶迤，河流如带。叶美头依舷窗，俯视着春绿正染的大地，遥看着天空中的朵朵白云。她看到变幻莫测的云彩，也想让方园欣赏一下这空中美景，用肘子戳了一下仍在埋头疾书的方园，用手指指舷窗外，小声说：“你看看，好漂亮的云彩啊。”是啊，透过舷窗，远远望去，有的云彩像奔马，有的云彩似骆驼，有的云彩如花瓣，有的云彩象高山，刹是好看，还没等你来得及仔细欣赏，它们又翻滚着、流淌着，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时聚时散，变幻无常，犹如亲临人间仙境。

方园曾经在波音737飞机上欣赏过空中美景，便漫不经心的转过头来，抬眼看了看悬在不远处的显示屏：时间-13:50；空域-东海；机外温度-摄氏零下45度，高度-9800M，时速-1002KM。方园看完银屏上的数据，不觉心头一惊：什么时候起飞的，我怎么一点察觉都没有？便问老伴：“哎，飞了好长时间了？”

叶美抬手看了一下手表，说：“都飞了二十几分钟了。”

方园也抬手看了看手表，细声细气地问老伴：“你说这飞机有多大？”

叶美说：“飞机在空中飞，又不能用尺量，我知道它有多大？”

“你说得对，但我有办法把它量出来。”

方园说完收起笔记本，起身离开坐位，先从左边通道往前走，然后转身从右侧通道往后走，再回到坐位，对老伴叶美说：“你看，这通道左右两旁各坐两人，两侧通道中间可坐5人，一排就坐9

人，一共有 44 排。四九三十六，四九三十六，可坐乘客 396 人，再加上乘务小姐，这架飞机可装 400 多人。”

叶美睁大眼睛问道：“这是什么飞机，这么大？”

方园说：“刚才我问了问乘务员小姐，她告诉我，这是欧洲产的麦道空中客车，属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所有，专飞中国至美国，美国至中国这条国际航线的。”

叶美无好气地说：“管它是哪家的，又管它飞哪条航线？你就养精蓄锐，做好准备见儿子吧。”

是的，管它是哪家的，又管它飞哪条航线，反正这架飞机现在正朝着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飞去。

方园讨了个无趣，便靠在坐椅上闭目养神。兴奋之中哪里睡得着哟，脑子转来转去，历历往事便一幕一幕的浮现在眼前。

2. 方园出生于江汉平原上偏僻贫穷的一户穷苦人家，直到解放的那一年，在土改工作组同志的规劝下，他父亲才勉强同意他上学，但有一条不得更改，即放两天牛，上两天学，依此循环。因为他家与邻居合伙喂了一头耕牛，必须两天一轮换，各自负责喂养及使用。就这样，方园自认为过上了一手执牛鞭，一手握毛笔的幸福生活。因为他当年已经十岁，个子长得高又还聪明，一上学就从二年级读起。他特别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在学校自不必说，就是在野外放牛，也常把课本带在身边，坐在牛背上看书。到了晚上，他又常常依傍在母亲纺花的油灯前借光阅读，直至母亲歇息。读到四年级，家乡淹了大水，他只好辍学回家，打渔捞虾，以帮助父母维持一家的生计。第二年复课，老师出了个怪点子——你们能读几年级，就报考几年级，他居然一举考上了六年级，接着上了初中，至此才

放下手中的牛鞭。因为学校离家很远，必须住读。那年放寒假回家时，看见日渐衰老的父母步履蹒跚，动作迟缓，心想，父母年近花甲，好多农活已力不从心，庄稼种不好，地里无收成，用什么供我读书？再说，农村已经开始组建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要以工分吃饭，我的父母一天能挣几分工？总不能把张嘴搁在政府身上吃助学金过日子吧？就在这时，新一年度的征兵开始了，他打算参军去，既能减轻父母的负担，又能给国家尽义务，是件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大好事。可父母一听，好歹不同意。理由是，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再说，蒋介石被赶到了孤岛台湾，他能咽下这口恶气？他一反攻，又要打起仗来，打仗哪不死人的呢？他知道，父母的担心是怕方家断根绝苗。他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是打起仗来，正是男子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时候，我如何能贪生怕死呢？”他好说歹说，软磨硬泡，硬是在父母仍想不通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报名入了伍。就在换穿军装的当天，他接到通知，他和几位新入伍的人士被选派到一所军械技术学校学习。他一打听，被选派的几个人都和他一样，是学生兵。按照当时受教育的层面和程度来说，都是有文化的小知识分子。他想：这是天遂人意，出了地方校门就进了军队校门。他怀着满腔热情勤学苦练，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福建前线一个部队的后勤部军械所工作，专职修枪修炮。在一次反击美国军舰为蒋介石军舰护航的战斗中，因作战勇敢荣获了三等功。也因此被选派到一所大学中文系补习文化课一年。就在刚结业的当口，航校派员来部队招录飞行员，他被选中了。正当他踌躇满志投入航校预科学习的第三个月却被无情地淘汰了。原因是沙眼，视力不合格。学员大队长三次找他谈话，要求他仍回陆军部队，他坚决不干，认为这是天意。天意不遂人，只好回老家。便赌气复员回地方，被分配到了汉江边上一座大型分洪闸。

3. 这座分洪闸仅4米多宽的闸口就有30个，总计1300米长。该闸的管理单位叫管理处，主要负责平时的管理、养护及汛期的分洪，任务不轻也不重。就在他分到这里工作的第二年，汉江遇到了特大洪水，分洪闸被迫分洪。

分洪刚结束，管理处张主任就对他说：“小方，分洪结束了，你来写个总结吧。”

方园说：“报告张主任：玩枪弄刀我略知一二，舞文弄墨我一窍不通。”

张主任说：“我看你平时爱学习，肯定有基础，即便不行，这个任务也该你完成。”

无奈之下，他只好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先写什么时候分的洪，分了多少流量，再写分洪前哪位首长前来视察，说了什么话，分洪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最后写分洪结束后回头看，还存在什么问题要改进。如此这般，潦潦草草不足两千字，总算交了卷。未曾料到，县、地、省三级防汛指挥部分别就此材料先后发出简报。尤其是省防汛指挥部发的简报还加了“按语”，肯定并表彰了分洪闸的工作。

县长看到省上发的简报中提到了他事前部署和临场指挥的事迹后非常高兴，立即找来办公室闵主任，问了这份简报出笼的来龙去脉后，说：“这个人有才华，又年轻，不能搁在分洪闸埋没人才。”

闵主任问：“应该把他放到哪里？”

县长说：“就调农办吧，这里缺笔杆子。”

不几天，方园就被调进了县农林水战线办公室。他想，这大概也是天意，是“简报效应”应验了天意吧。

就在这一年，他结婚了，对象就是现在的老伴叶美。

叶美与他是同村，只是不同村民小组。打从小他俩就经常在一起放牛、割草、上学、看皮影戏，彼此熟悉。年轻时，叶美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一对水莹莹的大眼睛镶嵌在常挂两个酒窝的瓜子脸上，显得楚楚动人。就是这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儿，在劳动生产上也是百里挑一的顶尖儿。加上她性情温和，为人厚道，办事干练，不失公允，在农村普遍建立农业合作社的那一年，被选为合作社的社长，还兼任了乡妇联主任。

那时，义务兵第一次征兵工作开展了许久，报名者依然寥寥。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开始抓壮丁了，和旧社会比，只不过是变了个法儿，不叫抓壮丁，改叫义务兵。反正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是去送死。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惟恐难以完成任务，就动员乡上干部全力以赴包村包人去做工作。叶美包本村，首先到方园家，方园读了两年中学才回家，叶美自然有两年没有见着他了。今日一见，不觉眼睛一亮，哇，好棒的小伙子，你看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谈吐自如，礼貌得体，真是块当兵的上等材料，便含情脉脉地一直盯着方园。

方园见已经当了乡妇联主任的叶美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就直统统地说：“你是来做动员工作的吧？”

叶美应道：“嗯。”

“我已经报了名，也做好父母的工作了。”方园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你入伍后，你的父母合作社会给予关照的。”叶美诚恳地说，“现在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的什么问题？”方园不解地问道。

“你这一入伍可能就是三五年，如果提了干，那就更不必说了。”叶美试探地说，“你在个人问题上有什么打算和安排？”

方园觉察到叶美已经射出了丘比特箭，便问道：“什么个人问题？”

叶美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婚姻问题呐。”

方园笑了笑说：“我在等一个人。”

“谁？”叶美急道。

方园毫不犹豫地说：“你呀。”

叶美一听，脸红到了耳根，羞羞答答地说：“只要你瞧得起，我就等你。”从此，他俩便开始了自己的罗曼史。

飞机剧烈地抖动了几下，打断了方园的遐想，睁开双眼，眸子不由自主地扫到了显示屏上，哟，飞机正飞行在日本列岛上空。渐渐地，飞机又恢复了平稳状态。叶美见方园已经醒了，便提醒他说：“乘务员送饭来了。”话音刚落，乘务员已麻利地把盒饭送到了方园面前的小折叠桌上。这种以西为主，中西结合的盒饭，方园过去吃过多次，味道不错，他毫不犹豫地狼吞虎咽，一下子把整盒盒饭一扫而光。乘务员眼尖手快，立马收拾饭盒，送来了饮料。他喝完饮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儿子的邀请信，展开铺在小折叠桌的桌面上，十分认真地看了起来。叶美一见，又用肘子戳了他一下，说：“这封信你至少看了上百遍，还给别人看，让别人看了尽给你编些鬼故事。”

是的，同事们看信后是给方园编了一个故事。

4.有一天，方园接到一封信，一看封面就知道，这是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寄来的。他忙不迭地拆开信封，展开信纸，看了几行，脸上就显得美滋滋的。美什么呢？儿子晓华找了个媳妇，马上要回来探亲。养儿子，接媳妇，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一大责任，也是天下做父母

的一大美事，怎么能不美滋滋呢？再往下看，方园又着起急来。急什么呢？儿子说，他找了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做伴侣，马上回来拜见父母和亲友，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准备什么？现在国内的经济越来越繁荣，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富裕，不愁吃不愁穿，还准备什么呢？方园琢磨了半晌，终于悟出了一点道道：美国姑娘说美国话，我们不懂，怎么与她对话呢？看来是要我们学点外语，好与过门的儿媳妇对话。好，学就学。可是一接触英语，方园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一个都不认识。嗯，他还聪明，就采取形象记忆法。像个箭头的那玩艺儿是 A，像个月牙儿的那玩艺是 C，像个簸箕圈的那玩艺是个 D，两个簸箕圈靠在一起是个 B……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二十六个字母搞清白，又碰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背单词。“英语九百句”，句句都难记，加上自己年纪大，学的慢，忘的快，一句也记不牢。好在他当了这些年干部，晓得抓关键，强记死背，硬是学会了几个关键用语。不出几个时日，儿子果真带着洋儿媳回来了。

洋媳妇刚一进门，方园就用了第一个单词：“Hello。”表示问好。

洋儿媳妇放下行装，稍事休息之后，以为公公能说英语，就叽哩呱啦地介绍她来中国的沿途见闻。方园本来听不懂，就若无其事地用了第二个单词：“Yes。”表示赞同。洋儿媳还在滔滔不绝的往下讲，老方想，中国的问题复杂得很，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明白，你就说得清楚？马上用了第三个单词：“No”，意思是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洋儿媳感到很扫兴，不再往下说了。吃饭、看电视、洗澡、各自就寝，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清早，大家相继起床，方园又跟洋儿媳见了面，看来再不能说“Hello”，旋即用了第四个单词：“Good morning。”

儿子一听，觉得不对劲，就把老方叫到阳台上，问道：“您刚才跟媳妇说的什么？”

方园生腔硬调地说：“‘箍到摸你’呀。”

晓华说：“这媳妇是我摸的，怎么能让您‘箍到摸’呢。”

方园憋得脸红脖子粗，再也不敢跟洋媳妇对话了。

几天之后，晓华和洋媳妇启程返回美国的那一天，方园一直把他们送到机场，儿子晓华和洋媳妇临上飞机前，老方千叮咛，万嘱咐，叫儿子不要忘了“三热爱”。

晓华问道：“哪‘三热爱’？”

方园说：“第一，你们要热爱祖国；第二，你们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这第三嘛，就是要热爱公公。”

洋媳妇似乎听懂了某些意思，但又不完全明白，问道：“小方，你跟我说，叫我称你为‘老公’，称你的父亲为‘公公’。现在我就不明白了，都是‘公’，一个叫‘老公’，一个叫‘公公’，这‘老公’和‘公公’是什么关系，中间又有什么联系？”

晓华不知从何解释起，想了想说：“这‘老公’和‘公公’就像我们中国的很多单位一样，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洋媳妇似乎听懂了，而方园呢，只是一脸的苦笑。

方园想到这里，问叶美：“就是老方学外语这个故事吗？”

叶美无好气地说：“还多着哩。”

“还有什么故事？”方园问道。

叶美不无骄傲地说：“人家说，方园的儿子到美国留学，就算到了天堂。这是羡慕还是嫉妒呢？美国真的就是天堂吗？”

“管他是什么用心，我们不必计较。”方园说，“至于美国是不是天堂，我们去看看再说。”

叶美又说：“人家还说你是开后门把儿子送到美国去的。”

一听这话，方园的气就不打一处出：“中国是后门成风，这到美

国去也是能开后门去得了的？他们怎么不开后门把自己的儿女送到美国去！”

叶美见状，心平气和地说：“由他们说去吧，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方园为人耿直，办事公允，作风扎实，工作认真，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家庭，他都是问心无愧的。听到这近乎污蔑的言词，他怎么不气愤呢？早在县农办工作期间，为了发展全县的副业生产（当时也称多种经营），他没日没夜地下乡调查，寻求良策。不出几年功夫，硬是在分管县长的支持下，把全县的植桑养蚕、植树造林、植藕养鱼、黄麻种植、牲猪喂养、耕牛繁殖等项过去不起眼的副业生产抓了起来，收到了不菲的效果，使人民公社的收入连年增加，引得省里在该县接连召开了几个现场会。他在工作之余，还时不时地把自己发现并认为值得宣传的典型人和事书写出来投往报社。说来也怪，他写的稿子投往报社，几乎百发百中，慢慢地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便有了些名气，大家都称他为方秀才。“四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清队伍）运动即将结束，县委正准备派他到一个管辖七八万人口的区去当区长之时，地委要办机关报，将他调到了地区报社，成了一名编辑兼记者。据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不当区长当记者，他既兴奋又惬意。正当他准备挥笔大干一场的时候，轰轰烈烈、翻江倒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报纸只勉强出了个试刊就停办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政治风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不知怎么浑浑然成了保守派。他对你喊我叫不感兴趣，继而成了逍遥派。他觉得光吃饭不干事很不自在，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一头扎到地区管理的一个大型水利工地和农民一起挑土打夯，筑堤建闸，间或书写鼓动标语，刻印工地战报，倒也干得心情愉快，得心应手。三年之后，正值农村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之时，他被抽调到了地委“农业学大寨”的试点上。他又一头扎